

中国大陆反制台湾地区的出口产品

廖省·林越

台湾蔡英文打着“过境”名义窜美，与美国会议长麦卡锡会面，妄图搞“倚美抗陆”，挑衅两岸关系底线。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于8日至10日在台湾海峡和台岛三面海域组织环台岛战备警巡和“联合利剑”演习。解放军出动战斗机、轰炸机、反潜机、护卫舰、战术导弹和远程火箭炮等，连山东舰航母编队也到台岛东部参演了。

演习在台岛引发震撼。而中国商务部接着宣布从今年4月12日至10月12日，对台湾地区贸易壁垒进行调查，保护大陆企业的权益，维护自由贸易。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五矿化工进出口商会及纺织品进出口商会要求就台湾的贸易措施作调查。

专家分析，涉及贸易壁垒调查的产品达2455项，意味着大陆单方面让利时代已结束，拜民进党所赐，岛内民众

将痛失经贸红利，而调查活动可延长至明年1月12日。

根据海关总署发布的数据，2022年两岸贸易额同比下降2.5%，大陆自台湾进口2380亿美元，向台湾出口仅815亿美元，大陆对台贸易逆差高达1565亿美元。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因为台当局刻意设置壁垒，导致大陆多样产品无法进入台湾市场。

以《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为例，自协议签署以来，表面上称为“互惠互利”，实则是大陆让利给台湾。在ECFA清单中，大陆对台开放达539项，而台湾对大陆开放仅267项。而在农渔业领域，台当局竟限制大陆900余项产品进口。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副教授文磊称，“从2021年3月到2023年2月，大陆对台湾地区累计贸易逆差3271.43亿美元，其中2021年11月单月最高贸易逆差达173.38亿美元，最低贸易逆差82.39亿美元。”台湾享受巨大的贸易顺差，若

与大陆“脱钩”将为经济带来毁灭性打击，因为，台湾在与其他地区的经贸中都呈现“贸易逆差”。

大陆和台湾地区在2010年签署《ECFA协议》，协议逐步减少或消除贸易壁垒和限制性措施，促进投资便利化、公平化。然而，台湾当局允许美、日等国的苹果、鸡蛋等农产品进口，唯独禁止大陆相同产品的进口，明显违反WTO和ECFA规定，损害了大陆相关产业的利益。按照《规则》规定，大陆可以对台湾地区实施贸易壁垒调查。

文磊分析，在坐实“贸易壁垒”之名后，中国商务部可通过系列措施反制台湾地区。首先将直接影响到被调查的行业，肯定会对这些行业的生产经营、员工就业和工资收入等产生重要影响。如果大陆将反制措施扩散到其他领域，那么打击面就更广了。

台湾当局大肆鼓吹“政治归政治，经济归经济”，企图迷惑岛内民众。然而，从国际政

治经济学与国际关系学的角度来看，经济关系与政治关系在本质上是一体的，难以完全切割。民进党当局不能处理好两岸政治关系，就无法处理好两岸经贸关系。

多年来，大陆对台方针十分明确，反对“台独”，为两岸融合发展、和平统一创造有利条件。希望岛内民众能感受大陆的期待与善意，不被“台独”分裂分子恶意挑唆。但台湾岛内“台独”分子猖獗如故，通过绿营媒体与网军的误导、抹黑等手段，不断煽动分裂情绪，阻碍两岸经济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把民众拖入难以预测的深渊。

《中国网》4月14日报道，台当局一面叫嚣着与大陆“脱钩断链”，一面拿着从大陆赚来的巨额贸易顺差向美国购买武器。北京也觉察到了，对台湾岛“我把你当同胞，你把我当钱包”的时代应该终结了。一旦时机成熟，连背后的美日也一并反制！

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

院朱松岭所长表示，台湾打着与大陆贸易脱钩的旗号，并宣称要保护岛内相关产业，禁止大陆产品进入台湾。台湾当局公然制定并实施禁止大陆产品进口的措施，这些政策严重伤害了大陆相关机构所涉行业及公司的正当权益。

朱松岭说：“大陆一直基于‘两岸一家亲’的理念向台湾单方面让利，这种让利是基于感情，而非基于正常贸易规则。”“在经济上，岛内通过制造贸易壁垒的方式单方面向大陆输出产品的时代正式宣告结束，而结束这一时代的始作俑者，让岛内民众失去和平红利者，正是民进党当局。”台当局搞“分裂”将民众推向“水深火热”。

近期，世界多国政要、企业高管纷纷来华，将全球经济复苏的希望寄托在中国身上。中国也以开放的态度，为世界经济注入新的活力和动能。岛内民众看清两岸经贸的真相，民进党荒谬的政治谎言不攻自破，使民众在政

治选择中作出正确判断。

海峡两岸需加强沟通交流，寻求公正合作的方式，实现和平发展和互利共赢。民进党政客“吃大陆、搞台独”的阴谋诡计，台湾企业“不谈统一、多讨好处”的自私心态可以休矣！闽南谚语有句“宠猪爬灶”，看来北京已不再“宠着惯着”那些吃饭砸锅的两面派。在当前全球经济发展不确定性加大的形势下，台湾对大陆的“贸易顺差”弥足珍贵；如果大陆按照“规则”进行反制，台湾的许多相关产业将步履维艰！

路在我们脚下！大多数海内外中华儿女，都希望两岸同胞共同努力，推动两岸经济公平交流和融合发展，迈向更加宽广的境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天骄姑娘



作者简介：旅居海外15年，先后工作生活五个国家，曾在印尼巴厘岛创业。现居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历史学全球文化硕士。

北京太忙了，各种领导人访华，前阵子看到新加坡总理发推特说，拥有了一次愉快的北京之行。没几天马克龙登上各种中外媒体的头条。我经常看的印度媒体报道印度总理莫迪也准备去北京了。

但是我没有凑关于马克龙热点的热闹，尽管我对法国这个国家的熟悉，一点也不亚于我对意大利的了解。

我对法国并不看好，特别是这种日落西山的欧洲国家，所以对小马哥声势浩大的访华之行，我从始至终都觉得很魔幻。就在他在广州受到“一国总统”热情欢迎之下，在法国他最爱去的咖啡厅被抗议的民众给烧毁破坏了。就像两条平行的世界。

在法国马克龙过街人人喊打，在结束中国之行后马克龙去荷兰演讲，被听众在现场挂旗子写大字报大骂。看到有一个评

写在卢拉总统访华之际

论说，马克龙也只有在中国能感受到他是法兰西的总统。

但是我非常为巴西总统卢拉来到中国的消息感到振奋。比起和法国的合作，中国能真正推动震撼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全球霸权体系的多米诺骨牌中重要一牌就是和巴西的合作了。

如果说马克龙对脱美亲中还畏首畏尾的，不敢直接表达，很暧昧很鸡贼的模样，甚至回到欧洲就开始变脸型的两面派的话，那么巴西卢拉总统自始至终都是大大方方的反美亲中。

如果中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那么世界必然会从工业革命以来以北美半球为主要话语体系的为中心的格局，迅速向南。传说中的正在崛起的Global South(全球南方)。

为什么我如此关注这次卢拉总统访华？

很多人都在问我，在意大利带娃之余读了一个全日制硕士课程读了些什么？说出来可能有点意外，至今我都想仰天长笑。我的课程不管是以前以历史为基准的科目，还是以政治科学为基准的科目，竟然全都是关于“去西方中心化”为核心的政论体系。

课程的主题有从批判欧洲在殖民史上造成的掠夺与侵略给Global South造成的伤害，到对印度洋政治经济民生体系在与大西洋分离历史中的演变和形成的过程，再到批判西方普世价值推崇的新自由主义，再到批判现代资本主

义以美国为首的经济霸权对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剥削造成的问题，以及以美国为首的世界体系被挑战。记得我们学校政治系最牛的教授来给我们上批判资本主义的课程时，第一节他表明立场，不要以为当今你们以为的美国盟友都会听美国的话。用我们另外一个教授的话说，在描述新自由主义的时候，他说，欧洲人是从大门进入非洲的，然后从窗户落荒而逃出去的。

当然这里的政历系的硕士课程很少会进行宏大叙事教学的，都是做案例研究和细分分支领域事件进行深入探讨，最后回归中心主题演示。

每个教授都在强调“批判”，独立思考，即使是在历史上默认为的所谓常识性知识，所谓的正史叙事。其中有一个教授更直接，她同时在维也纳大学授课，属于我们学校的客座教授，专门来给我们专业上课的，她带我们去博物馆参观一个项目，她在现场说，我带你们来这里不仅仅是参观，作为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的年轻人，你们要学会对任何习以为常的事情进行深度思考或者反思甚至是批判，比如你是否认为这次展览的主题布局是合理的，你是否认为这次展览明确的表达出来了历史相关的主题，你是否认为展览的文字部分有偏颇值得商榷的，老师要求我们参观结束之后进行深度的思考与批判。结果还真有一个同学，在博物馆之后给老师发了一

个邮件，提到她很不喜欢该展览所表现出来的欧洲人在16世纪的傲慢和对待他国的居高临下的观察。

这个老师更狠的是，每次下课前都会叮嘱我们，如果有同学不喜欢她的课程内容安排方式请一定要说出来，任何批评她都欢迎，她需要来自学生的批评和建议。

还有一个带西班牙IBERIAN早期历史研讨会的西班牙老师更是直接，他说以英语体系为主的学术言论说南美的贫困是西班牙掠夺造成的，但是我们西班牙早就退出对南美的影响了，我们现在什么都不就是一个不起眼的国家，造成南美如今贫困的原因是美国。

我们班的同学大部分都是来自欧美国家的，其中英国和北美南美欧洲各地的同学居多，意大利本土人是少数，听同学说录取的意大利同学本科阶段都属于学霸成绩都是满分毕业的外加雅思7.5分以上，因为我们系这次世界排名40多。每次和同学出去玩吃饭的时候，美国同学抱团吐槽大骂美国说美国这不好那不好一心就是想离开美国终于实现了，英国同学加入吐槽英国有多烂毕业完全不想回英国还叮嘱其他同学远离英国珍惜未来。通常情况下我就只是默默听着，笑而不语，有一次我忍不住插嘴问了一句，难道你们不爱美国吗？美国不好吗？几位美国同学异口同声不假思索的告诉我：NO！

这其中一位美国同学是英

国剑桥硕士毕业，这是她的第二个硕士学位，以及其他北美同学本科都是常青藤毕业的。

物以类聚，课也以类聚。一群认为欧美国家没有前途的欧美年轻人相聚在意大利的左派城市，不远万里来参加一个以“去欧美中心化Global South研究为主要研究课题”的专业。

我的巴西同学发消息告诉我，卢拉总统这次访华在巴西是受到万众瞩目的，全民的期待中。于是我去推特关注了卢拉总统的动态，确实如此，巴西人对重回和中国的关系充满期待。为什么说是重回？2018年上台的博索纳罗是美国扶植的在南美反中的助力。而卢拉下台被弹劾送进了监狱，听巴西朋友说，巴西方面已经证明是美国方面暗中操作下完成的。

还记得当初卢拉重回总统位置当选成功那天，我的几位巴西朋友有多开心。他们说终于巴西又有希望了。

人民不傻，据外媒报道，卢拉在第一次任期间让巴西五成的民众脱贫，在他出狱之后是被巴西人民呼唤出来重新回到巴西人民期待卢拉能再次将巴西带入世界话语舞台，而不是美国的跟班被美国压制。

而巴西，其实乃至全世界的大型发展中国家，对中国过去40年的经济的发展取得成绩是十分羡慕的，像卢拉这种为人民而生的领导人内心的使命就是带领国家像中国一

样走向繁荣。

卢拉总统访华的行程其实是被推迟了两周的，据外媒报道是感染了肺炎，但是他一康复甚至还没有完全恢复元气，就迫不及待地访华了。巴西当地媒体说他在飞往中国的飞机上还在输液。

我个人认为，谁是朋友，谁不是值得信任的朋友，我们是需要去看历史背景和社会结构组成的。我无法理解为什么社交媒体那么大肆宣传马克龙访华，那么重视后院还在着火中的法兰西。而巴西总统的报道我却需要输入搜索关键词才能找到？

法国人口连1亿都没有，巴西人口是两个亿。

法国人民不齐心，简单说以美国为代表的欧美国家的民众很少有齐心的，法国是出了名的喜欢抱怨的国家特性，你把心窝子掏给他们，他们都能挑出毛病来抱怨，顺便再踢你一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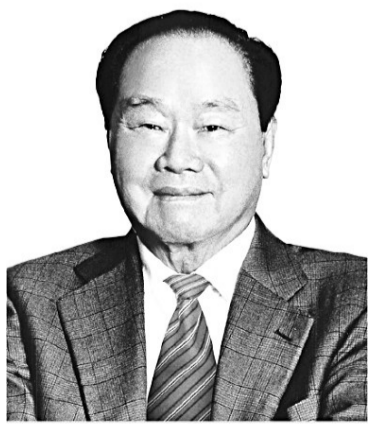
在巴西万众期待卢拉总统访华，巴西全社会各界期待和中国深度合作。来到中国也是卢拉总统积极推动的去美元化的经济趋势的主要行程。巴西和中国的资源是正好完全互补的，互惠双赢。南南合作在疫情之后开启的新的章节。

金砖五国(中、巴、俄、印、南非)是不可忽视的未来，该经济体对世界GDP的贡献值(31%)已超过G7集团(30%)，是世界格局重组的关键角色，重构瓦解以美国话语主体体系为世界的世界格局地缘关系。

沙特国王在4月初的时候对外表达他已经没有兴趣再继续取悦美国了，并且向金砖组织提交了加入申请。

房地产的发展 (4)

阿比丁·库斯诺 (ABIDIN KUSNO)



黄奕聪



李丽英和梁世桢

界房地产业联合会(FIABCI)的主席，这是一个国际房地产开发商联合会的组织。他向政府介绍了许多从国外学到的理念，包括建立市议会，以赋予民间社会(尤其是商人)新城市管理的权力(Media Indonesia, 7 Juni 1996)。

徐振焕最初的行动影响了其他房地产企业家，他们立

即意识到房地产业的前景和专业精神的重要性。但他们通常不具备像徐振焕那样的技能和人脉。这让他们明白，若要发展大规模房地产，最好先与徐振焕合作。这也是林绍良与徐振焕合作打造“美丽家园”的战略。想要和徐振焕合作的其他大企业家是来自金光集团(Sinar Mas)的黄奕

聪(Eka Tjipta Widjaja, 即 Oei Ek Tjhong)。后来徐振焕邀请林绍良的儿子安东尼·沙林(Anthony Salim, 即林逢生, Liem Hong Siem, 1949-)一起合作开发房地产。他们三人团结起来，集合了他们从土地使用证获得的土地。然后他们邀请其他企业家，于1984年成立了个财团，最后他们在赛尔邦(Serpong)地区取得占地6,000公顷的布米赛尔邦达美(Bumi Serpong Damai, 简称即BSD)项目。

BSD项目离雅加达中心约25公里，吸引了包括计划在内的许多企业家和专业人士的眼球。从一开始，BSD项目就计划成为一个可以与雅加达竞争的独立城市。他们在这个项目里倾注了许多希望。例如，曾经领导过BSD项目初期规划的规划师约·桑多梭(Jo Santoso)，希望有一个可以容纳各个阶级的新城市，而不像“美丽家园”或伯鲁益(Pluit)区只接纳上层中产阶级(2013年1月30日采访约·桑多梭，见Jo Santoso, 1992)。约·桑多梭的期望从未实现，

因为毕竟利润计算始终是重点。而且不可能通过为低收入居民建造房屋获取巨大的利润。虽然如此，BSD项目开始时建造的房屋是较小面积的单元，但后来地价越益上涨，当以较高的价格建造较大的单位时，BSD项目离接收下层阶层的梦想就越来越远了。

自从出现BSD项目后，面积约14,000公顷的赛尔邦(Serpong)地区成为其它房地产商青睐的土地使用证地区。实际上，该地区已成为汇集土地储备的地方，供房地产企业家将来扩展。例如，在1992年苏玛列贡(Summarecon)想要扩大规模时，立即对赛尔邦区进行调查，因为据梁世桢称，该地区“计划开发的土地超过10,000公顷，包括BSD项目，力宝卡拉瓦齐项目(Lippo Karawaci)，阿兰苏特拉工程(Alam Sutera)，莱拉蒂玛斯工程(Melati Mas)等等，其中一部分已经开始动工建造。”(Li, 2012:290)。

(原载《华人在印尼民族建设中的角色和贡献(第三册)》。本篇未完待续)

众所周知，林绍良与“珍达纳家族”(Keluarga Cendana)[1]的关系允许他们垄断经济来源。三林集团(Kelompok Salim, 即林绍良集团)携手李文正(Mochtar Riady, 即 Lie Mo Tie, 1929-)和徐振焕合作进入房地产行业(Tempo, 31 Maret 1984)。

林绍良选择与徐振焕合作的原因是后者在建筑和城市规划方面的专业知识。他们随后成立了黄金大都市有限公司(PT. Metropolitan Kencaana)，该公司成功购买和开发了720公顷的土地，用于建造“美丽家园”(Pondok Indah)小区。那时徐振焕与正在开发500公顷土地的伯鲁益(Pluit)项目的叶荣贵(Endang Wijaya)(通常人们称他为阿财 A Cai)竞争(Properti Indonesia, 2 Maret 1994)。徐振焕和阿财是从一开始就利用房地产机会的众多人物中的其中两人。他们也和阿利·沙迪金省长(Gubernur Ali Sadikin)合作发展城市建设。当时，阿财在伯鲁益(Pluit)，徐振焕在“美丽家

